

□谢小白

“妈妈，我们现在到哪里了？”环顾四周，重峦叠嶂，满眼苍翠，感觉被山温柔地拢在了怀里，不见山外之天，亦不辨东南西北。

我瞥了一眼左前方的小亭子，斩钉截铁地告诉他：“到半山腰啦！”佛慧山是我经常爬的山，我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，知晓它好看时节与迷人的角度，也在常年的攀爬中，见证着它的日新月异，夸张一点讲，即便没有参照物，我也能大概判断出抵达山的那个部位了。

“我要加速前进，到山顶找家！”儿子登登豪情万丈，两阶并作一阶地向上爬着，他对“到山顶找家”始终乐此不疲。其实，我们的家并不在山顶，而是在距离山脚三公里外的一条街上。所谓去山顶找家不过是爬至山顶，俯瞰泉城，在星罗棋布的高楼大厦里，肉眼检索我们所居住的小区。

起初，我们爬佛慧山只爬一半，到了开元寺遗址那里，就知足地停下脚步。这些年，山上生态越来越好，配套也愈发完善，登高之外，越来越多的乐趣被挖掘。我们有时在旁边的小亭子歇歇脚，漫无目的地说话，或者到开元书屋里找本书读上十几页，天气好的时候，也会点上一壶茶，在院子里看看高处的云。很奇怪，我们没有“不到山顶非好汉”的执念，却自洽于爬到半山腰微微出汗的刚刚好。

我时常暗暗感激这座山，它不在偏远的郊区，而是立于市井烟火之中，它的脚下是车水马龙，是鳞次栉比的楼群，是万千众生。它让爬山这项户外活动变得不再“兴师动众”，临时起意溜达着就来到了它的跟前。我甚至感激它恰到好处的低海拔，460米，让登顶这一壮举变得稀松平常。佛慧山“仁慈”，只要你稍稍努力，它就成全你一览众山小。

古人云：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。”佛慧山上没有仙，但山腰有唐朝时期的开元寺遗址，山顶有北宋年间的摩崖佛像。莫名其妙，每每爬山，总让人内心变得柔软与宁静。这就是这座山与别处的不同，它在不同的阶段给予登山者不同的慰藉与力量。它总是大度而温柔地低语，不登顶也没关系，停下来看看山、看看树、看看泉也是好的。是的，山腰亦有半山的四时之美。春天时，丁香会绽开白色的小花，散发馥郁的芳香；夏天时，寺院遗址上的毛梾树织起一大片绿阴，我常坐在那阴凉里仰望山崖；秋天，山上总是有好看的云飘来荡去，像我悠悠的心情；至于冬天，最妙的是一场雪过后，山顶也着了素裹，变得更加温婉动人。

有那么一天，不知出于什么缘由，我们没有止步于半山腰的美，选择了拾级而上。一路上苍松翠柏，郁郁葱葱，我不时回望，谷底的树木高低错落，呈现出柔和的起伏。

登顶的路显然上了难度，有些地方没有整齐有序的台阶不说，还坑坑洼洼，凹凸不平。这反倒让爬山之旅平添了几分野趣。路虽窄但人心是宽的，下山的人和上山的人狭路相逢之时，总会不约而同地侧身避让，眼神交会的那一刻都在含笑说：“您先。”



遇到有小孩子吃力地爬，对方还会热心地伸出手拉上一把。那天，我恰是带着这样的暖意登上山顶的。

高处的风总是格外凉爽，尤其气喘吁吁、热汗涔涔乍至山顶时，真可谓快哉快哉。风吹来的方向是我生活了十几年的城市，手扶栏杆极目远眺，心里感慨万千。高处所带来的新鲜感，俯视的新视角，远观的抽离感，让我对这座城有了别样的感觉。

恰是在那一刻，我听见一个孩子奶声奶气地问：“爸爸，那就是我们的家吗？”循着稚嫩的童声，我看到一个小女孩正骑在爸爸的脖子上，她的小手高高扬起，指向一片楼群。爸爸的回答里满是骄傲，他说：“是呀，我们的楼很漂亮，对吧？”这种有趣的指认立刻吸引了我们一家。于是，两大两小四双眼睛齐刷刷地投向那远远近近的楼海。

“我好像看到我们的家啦。”“在哪里？快指给我看！”“哇，是我们的家，的确是！”找完一个家之后，两个小朋友并不满足，又开始了发问：“妈妈，这里能看到我们以前的家吗？我上幼儿园时住的那个。”“妈妈，你和爸爸刚结婚时住的那个家，能看到吗？”这叽叽喳喳声将我拖进了往事里。

大学毕业后来济南租住的第一个小单间，和先生结婚时的婚房，孩子上学后的学区房，生二胎后的改善房，这些点的移动勾勒出了我的来时路。那是一条虽有迂回却渐入佳境的路。念及此，心中浸满欣慰。我转头看向一旁的先生，我没有问他在想些什么，他亦没有说，但我无比笃定刚刚他脑海中闪过的画面。因为，从此我们都爱上了登顶，热衷去山顶找家，回望来时路。

(作者为济南市作协会员)

□谭丽娜

【原乡切片】

成武冬味

父亲更加执着地要教我这门手艺。可我怎么也做不出父亲的那个味道。父亲抓着我的手搅肉泥：“得顺着一个方向，把心意都揉进去。”我总学不会那股“上劲”的力道。如今看着病床上的父亲，我才明白，所谓“上劲”，哪里是力气的事，分明是把一辈子的牵挂和疼爱，都揉进了那盆肉泥里。

父亲出院了，总惦记给我做一次白酥鸡。厨房里，母亲已备好一切。都是父亲满意的材料。父亲握起那把老菜刀，低着头，一点点剔着鸡胸肉上的筋膜。那只布满青筋的手，因为刚康复，抖得厉害。每剔一下，都要喘息片刻。我想帮忙，父亲摇头：“不用，我自己能行。”搅打肉泥时，父亲的动作更慢了。每搅几十下，就得扶着灶台歇会儿。“顺一个方向才上劲。”他望着我，眼神里有种固执的温柔。

蒸笼架起，水烧开的“咕嘟”声里，父亲断断续续地说：“你嫁到内蒙古那天早上我给你做了三碗。看你吃了一碗半，我心里就想，这么远，以后你馋了，可怎么办。”

蒸汽裹着鲜香弥漫开来。父亲执意亲自开笼，掀开笼盖的瞬间，热气扑面。倒扣在盘子里的白酥鸡，塌了一边，切片时厚薄不均。父亲眼神一暗：“老了，不中用了……”我拿起一块放进嘴里，熟悉的味道瞬间漫开。“好吃，爸，真的特别好吃！”父亲没再说什么，只是慢慢地走到椅子边，坐下，闭上了眼睛。我转身假装看向窗外。

返回内蒙古时，我要了那只蒸白素鸡的陶碗，父亲开心地塞进我的行李箱：“拿去吧，小宝放假回来，用这个碗做，就当我做的。”火车上，抱着那只陶碗，我泪在眼眶里打转。这只碗，盛过四十多年的白酥鸡，盛过父亲的青春，盛过我的童年，也盛着我们一家人说不出口的牵挂。

如今，我也常学着父亲的样子做白酥鸡。

后来，儿子把陶碗带进大学，一次发信息说：“妈妈，看着这碗，好像闻到了姥爷做白酥鸡的香味，我想家了，想回山东看看。”我回了一个“拥抱”的表情。

在内蒙古的冬日，我准备再做一次白酥鸡，弥漫的蒸汽里，我仿佛回到了成武老家父亲的厨房。

白酥鸡这门手艺，连同这片土地上的其他民俗——冬日里热闹的庙会，香气四溢的羊肉汤，共同构成了鲁西南独特的风景。

若有机会，不妨在冬日来一趟成武。尝一尝白酥鸡，相信你品出的，不止是食物的鲜美，更是一段温暖的文化旅程。

(作者为执业兽医师，内蒙古通辽市作协会员)

□杨文革

【共享记忆】

古城所城里

600多年前奇山所的战马嘶鸣、旌旗飘扬。

修缮如旧的古城墙用三万多块仿古砖修成，串联起诸多景点。卫所遗韵、所城寻根、古城城迹、深巷鉴宝、洪泰商号、天官赐福、所城军马、胶东面塑、胶东剪纸、所城记忆……在所城里穿街走巷，心宁静地如同明亮的珍珠，缓缓地沉浸在清澈的湖水。

西门里南巷的9号院，是奇山所历史文化展示馆。旧式的四合院民居，保留着港城人的记忆，保留着旧时光的民俗。院子保留着典型的胶东民居建筑风格，古树苍翠，花草丛生。

进入馆内，看到“齐天海上”历史展厅、“生年岁时”民俗展厅、“方言方语”方言展厅三部分，内含“海上”“往事”“生年”“岁时”“方言”五个板块共28块展示立面。走到“方言方语”的互动装置前，在屏幕上轻轻一按，就会听到烟台话如何叫“女孩”。一声清脆的“小闺宁”从音响内传出，旁边的游人们纷纷尝试，争相模仿烟台的独特方言。

再一次登上宣化门城楼，看到一边是车水马龙高楼林立的繁华都市，一边是古色古香的古城院落，街陌小巷，现代文明与古韵情长在此交汇，古老与年轻在这里碰撞出绚丽的火花。